



甜

新新人类另类感情文库

绵绵 著

Sweet

绵绵，「文学新人类」现象和「美女作家」的佼佼者。

以其独有的风格，在此书中揭示了一个问题女孩的成长过程，以半自传的叙述方式，

向人们展示了少女在成长过程中的身心经历，

她在无知中初涉爱河，大胆地敞开胸怀，

接受性与爱的拥抱，充分体现了现代新女性对生活的执着，

对世俗的叛逆，作品以坦率真诚、热情狂放的语言，

向激情洋溢，

富于思考的都市新青年馈送了一份爱与欲的生命礼赞。

注意：红灯，止步！



甜

新新人类另类感情文库

绵绵 著

苏工业学院图书馆
藏书章

Sweet



河南文艺出版社

责任编辑 任必文

装帧设计 李 毅

甜

绵绵 著

出版发行：河南文艺出版社

（地址：郑州市农业路73号）

印 刷：河南省安阳市印刷厂

开 本：850×1168 1/32

印 张：10.875

字 数：273千字

版 次：2000年5月第1版

2000年5月第1次印刷

标准书号：ISBN7-80623-240-0/I·107

印 数：0001 ~ 5000册

定 价：19.50元

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，请与印刷厂联系。

抛开世俗和烦恼，拥抱我的都是——甜

送给我的父母、丈夫和朋友

——绵绵

我不是妈妈的乖乖女，17岁的我，选择了自己的人生路，我爱钱，因为钱的作用是巨大的，所以我要挣钱。朦胧中我有了性的意念，我狂想着用身心去体验性爱，我大胆地将少女的贞操献给了初恋情人，一位极酷的男人，可是我又不得不痛苦地离开了他。

在爱的淡季中我走过了蓝色的梦境，我抵抗不住他的诱惑，他是一位有妇之夫，此时我已身陷情与欲的漩涡，他给了我爱，也满足了我的性欲，可是他的自私令我非常失望。

梦终于醒来，女人为什么要为男人而活着，我要找回我失去的爱，我要敞开胸怀拥抱原来就应该属于我的——爱人。

目 录

- 一 女人谈女人\1
- 二 无爱的季节\11
- 三 啤酒屋里\26
- 四 欲望金苹果\36
- 五 寂寞的夜里\48
- 六 男人最怕孤独\69
- 七 卧室的空床\86
- 八 情人不爱过年\95
- 九 独自秉烛守岁\117
- 十 沉思人生问题\133
- 十一 预约手术室\142

十二 灵与肉\149

十三 疼痛的婚姻\157

十四 “好再来快餐厅”\171

十五 相逢是缘起\193

十六 潮水般的思绪\226

十七 冬季的夜晚\235

十八 汉子的路\256

十九 真情没有停靠\274

二十 缘定广州\290

二十一 梦断红尘\316

一/女人谈女人

和 胖胖约好，今天到她的美容室做皮护，我开车去找胖胖。

胖胖的美容室设在桑拿浴池外边，一间十几平方米的小房子里。粉色的落地窗幔，粉色的床单，黑白相间的通体地砖，琳琅满目的化妆用品井然有序地摆在玻璃柜里，房里有几盆清香的鲜花。

胖胖应该是个贤妻良母，但她却不是。

我与胖胖是在桑拿浴室里邂逅的。

我很迷信偶然和缘份。

胖胖曾有一个宁静舒适的家。幽静的小四合院，绿影婆娑，公婆操持家务，照料孙子，丈夫在国外工作。胖胖留守期间，常和形形色色的男人明来暗往，互通款曲，那饱满的身影时常出没在声色犬马朱门酒肉的场所。她丈夫归来，蓦然发现自己竟是候补队员，一不做二不休，清理阶级队伍，将胖胖扫地出门。

走投无路的胖胖只好打道回府，挤在父母二室一厅的

旧居里。那是 70 年代初盖的简易筒子楼，破败不堪，又脏又乱。这怨谁？胖胖是个不珍惜幸福的女人。

这个胖胖怎么说呢？你烦时，可找她聊天解闷；你寂寞时，可找她插科逗趣。做人，她无标准、无追求、无信仰；做事，她没毅力、半途而废、大事做不了、小事又不做；做朋友，她重色轻友、唯利是图、见益忘义。对男人，她说是衣服想穿就穿、想脱就脱。谈爱情一知半解；谈事业力不从心，谈精神、信仰、文化、知识，她干脆一窍不通。

胖胖这个女人往上走几步是贤妻良母；往下走几步是风尘娼妓。她生性轻佻，可又不敢跨越雷池纵欲堕落。她是介于好与坏、黑与白之间的可悲人物。若她真坏，傍大款，吃喝淫荡，也算个人物。可她又不敢坏，坏不到点上。好呢，她又好不了。安分守己的日子她不甘心过，想入非非，好逸恶劳。

她过去是一家旅馆里的服务员，常有不三不四的男人找上门，单位领导烦她，找个理由让她下岗了。离婚又下岗，危机四伏的胖胖问我怎么办？我让她学点什么，男人靠不住，还是靠自己。

“我都 35 岁了，能学什么？”胖胖急切地问。

我思忖，学电脑她坐不住，学财会她脑子笨，学开车她吃不了苦。只有美容这职业适合胖胖。胖胖对这个提议

双手赞成，花了一千多元在一所美容学校报了名，三个月结业后，胖胖人模狗样的成了美容师。她的美容室开张后，登门做美容的男人居多，胖胖如鱼得水。

胖胖极其重色轻友，令人腻烦。

有一次，与我约好去商场购物。不知什么男人呼她，她立刻丢下我乐颠颠地去找那个男人。事后，我不理睬她，她又像块膏药似的贴着我，低眉顺眼的赔礼道歉，求我甭生气，甭不理她。她就我这么一个好朋友，让我特没辙。

有天在街上溜达，看见“亚当夏娃”商店里，出售一个镀金的男性生殖器模型玩具，小巧玲珑，逼真可爱。我价钱不问就买下来，做为胖胖的生日礼物送给她。

我把系着红丝带的漂亮盒子递给胖胖：“喂，今天是你的生日，本小姐送你一个惊喜，它是你朝思暮想的玩艺。”

胖胖迫不及待地撕开包装，嘻嘻，她捂着脸偷偷笑，嘿，她还不好意思，居然她也会不好意思。她边笑边攥着那亮晶晶的模型玩具左看右看。

“哎”我严肃地告诉她：“这玩艺不是操练工具，是个算命家什，看着点。”我拿过那东西对她说：“你把它攥在手里，嘴里喊：天灵灵，地灵灵，妖魔鬼怪全显灵，射！从小孔里吐出一张小细纸片，上面写‘凶多吉少，不

宜出行’。你再如法炮制，上下晃，左右摇，再喊：射！里面又吐出一张小细纸片，上面写‘大吉大利，恭喜发财’。”

我的示范表演，令胖胖心猿意马，神荡情迷。她燃烧的双眸贪婪地望着手中那个假想物。

胖胖就是这么一个女人，人木三分，赤裸裸，简单扼要的告诉你：她不懂什么爱不爱，她就知道人的本能。她是个既不想嫁好，又不能干好的女人。为欲而活，从不矫正自己，歪歪斜斜走了35年，深一脚浅一脚，无牵无挂。今朝有酒今朝醉，谁说她不是一种活法？谁说她活得不潇洒？

每次蒸完桑拿，胖胖让我躺在床上给我做面部按摩。涂上营养面膜。其实我并不信她那两下子，三个月就成美容师？吹牛！我只是喜欢听她口无遮掩的瞎扯，很开心，我经常笑的面膜龟裂。

有一次，有位身高1.78米的魁梧男人躺在床上，让胖胖按摩头部，摩着摩着感觉不过瘾，于是指了指自己身体中间那个重要部位和胖胖商量，是否捎带手也摸两下？胖胖不卑不亢地说：“摸那有商量，另付手工费，然后到派出所登个记，后果自负”。

胖胖讲的维妙维肖，令人忍俊不禁。

人生就这么回事，谁对谁错又能怎么样？只要找到自

己的活法，活的心安理得就行。无论是阳春白雪，还是青菜豆腐，都去尝尝是什么滋味，才不在来世上走一遭。

和胖胖做朋友不寂寞。

把车停靠路边，推门走进美容室。生意清淡，胖胖倚在沙发上吞云吐雾，悠哉游哉。我对她讲过一百遍，美容师不要吸烟，影响个人形象。她根本不听，我行我素。上门找她做美容的女人寥寥无几，惨淡经营。她兼做一些化妆品的推销，勉强维持生计。

胖胖丰满的面孔上，口红涂得鲜艳欲滴，烫成波浪式的长发披在肩上；桔黄色的薄呢短裙，露出半截粗腿；上身是件色泽浓艳的黄套衫。

见我走进来，胖胖眉开眼笑：“喂哟，亮亮，怎么才来，都3点多了，还说让你请我吃午饭呢。”

我望着日益肥腴的胖胖，笑着揶揄她：“还吃呢，快爆炸了，该减肥了。”

“我才不减肥呐，丰满多性感！瘦下来，脸上溢出五线谱，更没人找我做美容了。”她振振有词。

我把身体平躺在床上，舒服地闭上双眼。胖胖端过一盆柔和的清水，坐在床头，用一块粉色的毛巾将我的长发包起来。胖胖的动作温柔令人惬意。头发处理好，依程序为我洁面、去死皮、按摩。她的手指轻轻在我脸颊滑动，犹如一对双桨拨着涟漪在湖面上荡漾。

“亮亮，你认识晓晶吗？常到我这儿做美容的那个女人，你见过她。个子不高，梳短发。”“她怎么了？”我问。

“昨天晚上，她开车带我到三里屯酒吧喝酒。我在灯光下端详晓晶，她面容憔悴，无精打采。过去她是神采奕奕、珠光宝气。亮亮，你猜怎么回事？几杯威士忌一饮而尽，晓晶凄楚地向我道来，原来和她离婚半年多的前夫，正式娶了那个插足的小保姆。亮亮，晓晶素以铁腕女人著称，自办了一家广告影视公司，事业成功，可面对前夫的再婚，死水微澜，心态失控，不可思议。什么女强人，女企业家，女老板，在爱情面前统统原形毕露，不堪一击。我和晓晶坐到深夜2点多才回家，真没劲！”

“是啊。‘昨日像那东流水’，离婚了，恨和痛都划上了一个句号，何必‘借酒消愁愁更愁’。”我不以为然地说。

“谁说不是呢。我一直以为晓晶是拿得起，放得下的女强人，几杯洋酒便‘一切尽在不言中’。哼，我的前夫即使再婚100次，我也无动于衷。男人没好东西，何必认真。”胖胖这会儿真明白。

“亮亮，我最佩服你了，年轻、漂亮、又有钱，潇洒的单身贵族。”

胖胖话音未落，门外走进两个女人。一个高大粗壮，

一个矮小瘦弱，她们径直走到沙发前一屁股坐下，目不斜视地盯着胖胖。见胖胖与我聊的兴高采烈，不理睬她们，实在没趣，转身匆匆走了。

她们的身影刚消失在门口，胖胖马上神兮兮地附在我耳畔说：

“亮亮，这俩女人是同性恋。”

“什么叫同性恋？”我漫不经心地问。

“喂哟，亮亮，你装傻吧，28岁的人连‘同性恋’都不懂，真笨。”“不懂又怎么样，向你求教。”“告诉你，她们俩一个装男人，一个装女人，睡在一起。”

“这么严重？”我故作吃惊。“她们谁是男人？谁是女人？”我爱听胖胖胡侃。

“听说那高个女人装男人，那矮个女人装女人，一高一矮挺般配。那高个女人估计爱上我了，三天两头往美容室跑，没话搭讪。”

“是吗？胖胖，那你就爱一次。看看，你多幸福，有那么多真男人爱，又有假男人爱，真洒脱。”我戏谑胖胖，她要和我急，用手使劲捏我脸。

“你别搞阶级报复，我说的没错嘛，你和什么男人都恋过了，这同性恋还没尝过滋味。你深入虎穴，把‘同性恋’体验一下，汇报给我，我写篇小说……”

“得了呗，”不等我把话说完，胖胖连连摇头，“亮

亮，饶了我吧！这种事躲还唯恐不及，你还让我往上凑，一边呆着吧，赶明儿，她们再来我的美容室，我叫人把她们统统轰走。”她忿忿地表明自己的立场。“同性恋？这同性恋在一起恋哪儿？全是变态。上帝把男人女人造的结构就是一凸一凹，天衣无缝，珠联璧合。异性相吸，同性相斥……”

“俗！真俗！俗不可耐！”不等胖胖讲完，我接过话茬儿。“你懂什么？据说搞同性恋的人都是高精尖的超人，进口产品，洋货。凡夫俗子搞不了这东西，那是望尘莫及的领域。胖胖，你搞不了，你想搞不够资格，还是好好搞好你的凸凹工程吧。‘同性恋’这高深学问你玩不了。”我把胖胖挤兑的特过瘾。

“哼，玩不了更好，我也不想玩，我只想和男人玩，女人一边呆着去。”她洋洋得意地说。停会儿，她补充一句：“不过，亮亮，我倒挺喜欢你的。你看我们亮亮，飘逸的长发、雪白的皮肤、明眸皓齿、体态窈窕、又漂亮又性感。我要是男人，也喜欢你。”说完她嘻嘻笑起来。

“你这家伙，你喜欢我，我可不喜欢你。”说着伸手使劲捏胖胖的大腿，那肉又软又厚，就斜靠在床边。

玩笑过后，胖胖问我晚上有事吗？若没事，一起去“蝴蝶宾馆”今天是周末，她表哥请她吃饭。

我嘲讽胖胖：“你家表哥数不清，没有大事不登门，

这里的奥妙我知道，他们都有爱你的心。”

胖胖噗嗤笑了，边笑边往我的脸上涂面膜，“亮亮，甭开玩笑，真是我表哥，我姨妈的孩子，他的公司在‘蝴蝶宾馆’长包房，我常找他玩。”我的脸被厚厚的面膜封闭了，无法开口，任凭胖胖去解释。

胖胖有个毛病，由来已久，她和那帮男人周旋，黔驴技穷时，就把我做保留节目隆重推出，刺激疲软的市场，狐假虎威。闲的无聊时我陪她跑过几次龙套，挺没劲。我若不出现，胖胖拿我的相片虚张声势，还能吊吊男人胃口，等我真的粉墨登场，那些男人便冲我纷至沓来，大言不惭他讲：胖胖没档次、俗媚、浅薄，登不了大雅之堂。把胖胖说的一无是处。我问胖胖：“你从哪儿认识的这些男人，哦，他们也叫男人，一点义气都不讲。”胖胖也说不出个所以然。渐渐地我烦这事了，叫胖胖在她认识的那帮男人面前少提我，我嫌累。

面膜全部干透，在脸上结成一个壳，胖胖小心翼翼，轻手轻脚地把面膜取下来，皮肤护理就大功告成。

我从床上坐起，对着镜子照照，神采飞扬。镜中女孩，水汪汪的风眼，翘上去的眉毛，高高的鼻梁，雪白的皮肤，性感的唇。胖胖偏说我长的像奥黛丽·赫本。《罗马假日》里的女主角。我不高兴别人说我长得像谁像谁，我就是我，凭什么像别人！